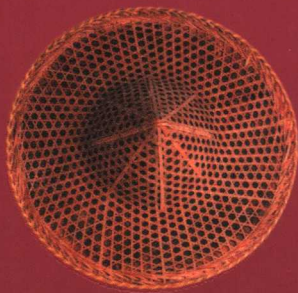


二月八，土地菩萨生日，街头街尾，有得是戏！土地堂前头，只要剩下来约两丈宽窄的空地，闹台就可以打起来了。这类木偶戏，与其说是为娱乐土地一对老夫妇，不如说是为逗全街的孩子欢心为合式。别的功果，譬如说，单是用胡椒面也得三十斤的“打大醮”，捐钱时，大多都是论家中贫富为多少的；惟有土地戏，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沈从文 小说

主编◇李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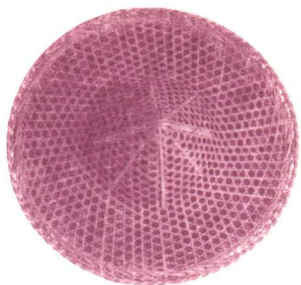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沈从文

小说

主 编◇李晓明

副主编◇易秀梅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李晓明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6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7-80702-415-1

I. 沈... II. ①沈...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58 号

丛 书 名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Shencongwen Xiaoshuo

书 名 沈 从 文 小 说

选题策划 周海英

作 者 沈从文

主 编 李晓明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永昌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6 开

印 张 15.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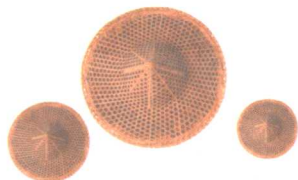
印 数 1-8 08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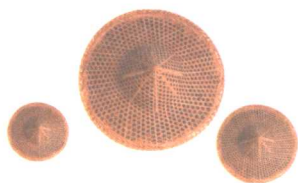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7-80702-415-1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原名沈岳焕，祖籍湖南凤凰。1918年加入地方军队，辗转于湘、川、黔、鄂诸省边界地区。1923年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发表作品。之后，当过编辑，并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我国古代服饰研究，成绩卓著。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龙朱》、《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现有《沈从文文集》行世。



鲁迅小说
鲁迅散文·杂文
茅盾小说
茅盾散文·杂文
老舍小说·散文
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散文
郁达夫小说·散文
巴金散文
冰心散文
孙犁小说
朱自清散文
秦牧散文
萧红小说·散文
王蒙散文
毕淑敏小说
毕淑敏散文
丁玲小说
铁凝小说
刘墉随笔
张抗抗小说
张炜小说
毕飞宇小说



责任编辑：周海英 / 装帧设计：岩冰 2021 工作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E-mail: soulu@sohu.com

一位自学成才的优秀作家

◎李晓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其中不少人还在国外留过学。由于视野开阔,博览群书,功底扎实,积累了丰厚的中外文化和文学知识,使他们后来成为大师级的学者和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冰心等人都属于这种情况。在现当代文学名家中,沈从文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他从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和出色的作家,主要不是靠学校教育,而是经历了一个自学成才的艰苦过程。探索沈从文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读者很有教益。

沈从文生于1902年,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入学之前已经认识了很多字。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时,老师所教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校门外广阔无边的社会生活。那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叮当作响的铁匠铺,挂满各种颜色布匹的染房,屠户的肉案桌,扎冥器的铺子,还有那长满花木的青山,游鱼嬉戏的小河,果实累累的树木……都令他神往。他用自己小小的心灵去拥抱这大千世界的“万汇百物”,不断提出生活中的各种疑问,并尽力去寻求答案,这就是沈从文阅读他心目中的人生社会这本“大书”的开始。

由于家庭的变故,沈从文1917年小学毕业后,便不得不告别了学校和家庭,求亲靠友地在当地一个土著部队挂个名字混碗饭吃。不久,这支部队散了伙,当时的家庭经济彻底败落,他的唯一出路便是参军入伍。从此,沈从文便被卷入了不可知的人生漩涡。正如他所说:“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好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湘西当时是一片既宁静又动乱、既美丽又残酷的土地，沈从文在这里经历了许多痛苦，也学习了一些学校教育中绝对没有的课程。一直到多年以后，当他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的种种事情时，心情还是既激动又痛苦。他觉得故乡的山川风物如此美好，故乡的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地下又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他对故乡的现状充满了关切与悲悯，对故乡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如果说沈从文在湘西的这段日子是他的主体生命与乡土世界同化的阶段，那么，离开湘西，则意味着他结束了生命的自在状态，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导致沈从文离开湘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一些历史知识的浸润使他的精神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芷江任警察所办事员时，他有机会从别人那里借阅了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说部丛刊》、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等书。后来又得以接触百来幅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古瓷、一部《四部丛刊》和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又经常听一个姓聂的姨父讲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和“进化论”。对这些历史知识、文学作品和艺术品的学习与欣赏，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于是产生了不安于现状的打算。此时他的生活虽然较为安定，但精神上却觉得异常寂寞。这种苦恼和寂寞的感觉，使他开始对未来怀着一种朦胧的憧憬和向往。促使他离开湘西的第二个原因是“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到湘西，当时正在保靖报馆任临时校对的沈从文，从一个进步印刷工人那里看到了《新潮》、《改造》、《创造周报》等新刊物，这些新书刊为沈从文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崭新的思想天地，于是他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彻底地向新书投了降。新思潮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促使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湘西，去寻求湘西以外的独立自由的世界——到北京去。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一开始便碰到了两个难题，一是读书无门，二是经济拮据。因为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所以参加燕大二年制国文班考试时，什么都答不出来，使他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幸好当时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正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向所有人开放,这就给无法考入大学的沈从文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使他不久便有幸成为北大不注册的旁听生。在北大旁听期间,他聆听了很多名师的讲演,获得了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启迪。课余时间自读了大量书籍,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疯狂地吮吸着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营养。

沈从文读书多而杂,他所接受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流派,或者某一本书的影响,而是综合所读的各种东西,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广采博取,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我们把沈从文读过的书做一下梳理,大致包括如下内容:古典文学方面,他喜欢庄子、屈原、曹植、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也喜欢读《史记》、《汉书》、《吕氏春秋》、《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唐诗、宋词等;现代文学方面,他阅读了鲁迅、郁达夫、落华生、朱湘、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冰心、废名等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方面,他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莫泊桑、乔伊斯等作家的作品和《圣经》。除此之外,他还喜欢佛经故事、民间歌谣等。

至于经济上的拮据,多亏了在北农大读书的一个表弟及其同乡的支持和帮助才得以勉强克服。1924年冬天是沈从文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只能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他写出来的稿子,没有一家刊物肯于刊登。他感到实在混不下去了,便不得不大着胆子给当时蜚声文坛的郁达夫写信,倾诉自己的不幸。没想到与他素不相识的郁达夫接到信后竟然亲自来看他。当他看到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裹着被子写作,惊诧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自己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郁达夫还拿出了5块钱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饭,把找回来的钱都送给了他,这是沈从文终身铭记的感人情景。

1924年底,他的文章开始在《晨报副刊》获得发表的机会。1925年秋,经郁达夫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他的文章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善文推荐。他从这些文化前辈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鼓舞、支持和帮助,增强了奋斗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使他在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

里,把在北京的这一段学习坚持下来了。

1928年初沈从文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在友人的帮助下,同胡也频、丁玲一起创办了《红黑》和《人间》两个刊物。后因资金不敷周转而停刊。到1929年底,他已经出版了近20种小说单行本,但出版商千方百计不付版税,没办法,才改到中国公学大学部去教散文。1930年秋,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到1933年夏,到青岛大学教书。1933年9月,他不但获得了爱情和婚姻上的成功,而且在事业上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沈从文应聘担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他终于获得了一个较以前安定的生活环境。从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稿、审稿、发稿和扶植青年作家上,同时坚持自己的创作。1931年至1937年间,他以巨大创作热情写作并出版了二十多部小说、散文和作家评论集,并获得社会上的广泛赞誉。

沈从文的自学成才之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也许是个特例。这不仅表现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因缘时会”,最终成为一个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而且还由于他的作品使湘西这个偏处一隅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呈现给世界。

这本散文选,多数篇什选自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散文创作。其中写作并出版于30年代的《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从文自传》记叙作者离开湘西以前20年的生命的历程。《湘西散记》记叙作者1934年冬返乡探母途中的见闻。《湘西》是作者1938年取道湘西去云南时所作,主要介绍了湘西的景物、物产、风土、民情。后两部作品内容密切相关,互为表里,蕴含着作者对湘西人民生活的关切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人生现实的独特认识,体现了沈从文散文艺术的独特体式。

目 录

1
我的小学教育

10
柏子

16
龙朱

32
会明

42
丈夫

58
虎雏

78
黔小景

86
静

94
月下小景

105
一个农夫的故事

117
慷慨的王子

138
如蕤

160
三个女性

171
生

179
黄昏

187
黑夜

195
主妇

205
雪晴

211
巧秀和冬生

225
阿金

229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238
夫妇

我的小学教育

木偶偏戏

——月八，土地菩萨生日，街头街尾，有得是戏！土地堂前头，只要一剩下来约两丈宽窄的空地，闹台就可以打起来了。这类木偶偏戏，与其说是为娱乐土地一对老夫妇，不如说是为逗全街的孩子欢心为合式。别的功果，譬如说，单是用胡椒面也得三十斤的打大醮，捐钱时，大多都是论家中贫富为多少的；惟有土地戏，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像我们家有五个姊妹的，虽然明知到并不会比对门张家多谷多米，但是钱，总捐得格外多。不捐，那是不行的。小孩子看戏不看戏可不问。但若是你家中孩子比别人两倍多，出捐太少，在自己良心上说来，也不好意思。

戏虽在普通一般人家吃过早饭后才开场，很早很早，那个地方就会已为不知谁个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惟有“土地堂前猪屎多”，在平时，猪之类，爱在土地堂前卸脱它的粪便，几乎是成了通例的，唱戏日，大家临时就懂了公德心，知道妨碍了看戏是大家所抱怨的；于是，这一天，就把猪关禁起来了。你若高兴，早早的站在自己门前，总可以见到戏箱子过去，押箱子的我们不要问就可以知道是“管班”。每一口箱子由两个挑水的人抬着，箱子上有各样好看的金红漆花，有钉子，有金纸剪就“黄金万两”连连牵牵的吉利字，一把大牛尾锁把一些木头人物关闭着。呵，想象到那些花脸，旦角，尤其是爱做笑样子的小丑，鼻子上一片白粉豆腐干似的贴着，短短的胡子，……而它们，这时是一起睡在那一只大木箱子里，将要做些什么？真可念！我们又可以看到一批年老的伯娘婆婆，搬了凳

子，预先去占坐位的。做生意的，如像本街光和的米豆腐担子，包娘的酸萝卜篮子，也颇早的就去把地盘找就了。

饭吃了，一十六个大字，照例的每日功课，在一种毫不用心随随便便的举动下，用淡淡的墨水描到一张老连纸上后，所候的就是“过午”那三十枚制钱了。关于钱的用处，那是预先就得支配的。所有花费账单大致如下：

面(或饺子)一碗，十二文。

甘蔗一节，三文。

酸萝卜(或蒜苗)，五文。

四喜的凉糕，四文。

老强母亲的膏粱甜酒，三文。

余三文作临时费。

凉糕，同膏粱甜酒，母亲于出门时，总有三次以上嘱咐不得买吃的，但倘若并无其他相当代替东西时，这两样，仍然是不忍放弃的。有时可以把甘蔗钱移来买三颗大李子，吃了西瓜则不吃凉糕。倘若是剩钱，那又怎么办？钱一多，那就只好拿来放到那类投机事业上去碰了！向抽签的去抽糖罗汉，有时运气好，也得颇大的糖土地。又可以直接去换钱，去同人赌骰子，掷“三子侯”。钱用完时，人倦了，纵然戏正有趣，回家也是时候了。遇到看戏日，是日家中为敬土地的缘故，菜必格外丰富。“土地怎不每月有一个生日呢？”用一种奇怪的眼睛瞅着桌上陈列的白煮母鸡，问妈，妈却无反应。待到白煮鸡只剩下些脚掌肋巴骨时，戏台边又见到嘴边还抹油的我们了。

在镇筩，一个石头镶嵌就的圆城圈子里住下来的人，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时间是一世纪以上，因此，近来有一类人，就是那类说来俨然像骂人似的，所谓“杂种”，就很多很多。起初由总兵营一带，或更近贵州一带苗乡进到城中的，我们当然可以从他走路的步法上也看得出这是“老庚”，纵然就把衣服全换。但要一个人，说出近来如吴家杨家这两族人究

竟是属于哪一边，这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若果“苗女儿都特别美”，这一个例可以通过，我们就只好说凡是吴家杨家女儿美的就是苗人了。但这不消说是一个笑话。或者他们两家人，自己就无从认识他的祖宗。苗人们勇敢，好斗，朴质的行为，到近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关于打架，少年人秉承了这种德性。每一天每一个晚间，除开落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不上十二岁的小孩，徒手或执械，在街中心相殴相扑。这是实地练习，这是一种预备，一种为本街孩子光荣的预备！全街小孩子，恐怕是除非生了病，不在场的怕是无一个罢。他们把队伍分成两组，各由一较大的，较挨得起打的，头上有了成绩在孩子队中出过风头的，一个人在别处打了架回来为本街挣了面子的，领率统辖。统辖的称为官，在前清，这人是道台，是游击，到革命以后，城中有了团长旅长，于是他们街头也随到改变了。我曾做过七回都督，六弟则做过民政长。都督的义务是为兄弟伙凑钱备打架的南竹片；利益，则行动不怕别人欺侮，到处看戏有人护卫而已。

晚上，大家无事，正好集合到衙门口坪坝上一类较宽敞地方，练习打筋斗，拿顶，倒转手来走路。或者，把由自己刮削得光生生的南竹片子拿在手上，选对子出来，学苗子打堡子时那样拼命。命固不必拼，但，互相攻击，除开头脸，心窝，“麻雀”，只在一些死肉上打下，可以炼磨成一个挨得起打的英雄好汉，那是事实罢。不愿用家伙的，所谓“文劲”，仍可以由都督，选出两队相等的小傻子来，把手拉斜抱了别个的身，垂下屁股，互相扭缠，同一条蛇样，到某一个先跌到地上时为止，又再换人。此类比赛，范围有限，所以大家就把手牵成一个大圈儿，让两人在圈中来玩。都督一声吆喝，两个牛劲就使出了。倒下而不愿再起的，算是败了。败者为胜利的作一个揖，表示投降，另一场便可以起头。也有那类英雄，用腰带绑其一手，以一手同人来斗的，也有两人与一人斗的。总之，此种练习，以起疱为止，流血也不过凶，不然，胜利者也觉没趣，因为没一个同街的啼哭回家，则胜利者的光荣，早已全失去了。

这一街与另一街必得成仇，不然，孩子们便找不出实际显示功夫的一天！遇到某街某弄，土地戏开场，他们就有得是乐了。先日相约下来，

做个预备。行使通知的归都督，由都督下令团长去各家报告。各人自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真是少不得的一件东西！固然，正式冲锋上，有由各方首领各选人才，出面单独角力用不着军器的时候，但，终少不了！少了军器，到说“各亮器械宽阔处去”时，恐怕气概就老不老早先馁下了。或是短短木棒，或是家中晒棉纱用的小竹筒，都可以。最好最正式的军器是“南竹块”。这东西，由一个小孩子打到另一小孩子身上时，任怎样有力，也不会大伤。且拿南竹片可以藏到袖中，孩子们学藤牌时，又可以充砍刀用，所以家中也不会禁止。缺少军器的可以到都督处去领取两枚小钱，到钱纸铺去，自己任意挑选。竹片在钱纸铺中，除了夹纸已成了废物，也幸有了这样一种销路，不然，会只有当柴烧了。

团长通知话语，大约如下：

“据探子报：△月△日，△△街，唱土地戏△天，兄弟们应各备器械，前往台边占据地盘。奋勇当先，各自为战，莫为本街出丑，是所望于大家！”

此出于侵略一方面，能具侵略胆量者，至少总有几位脚色，且有联络或征服其他团体三个以上的力量才敢正式宣布，不然，戏纵要看，也只好悄悄的，老老实实的，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罢了。戏属本街呢，传话当为“△月△日，本街△段唱木人头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执械戎装到场，把守台边。莫为别地痞子欺侮，致令权利失去！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关于赏罚律，抄数则例示：

见敌远走者，罚钱一文。

被打起疤不哭哼者，赏钱一文。

在别处被二人以上围打不伤者，赏钱二文。

被人骂娘二句挑战不敢动手者，罚钱二文。

不是说到这一群小宝贝预约下来的事情么？在戏场开锣以前，空头唢呐还呜呜的吹时，本街的孩子，三个五个，满面光辉，如生日是属于自己一样，吃得肚子饱饱的，迎上前去，就把戏台包围了。所谓台，可不是玩意儿，冠冕堂皇，真了不得呀。十多根如同臂膊大小的木杆竹竿，横

七竖八的在一些麻绳子的束缚下绑好后，(远看正如一个立方体的灯笼架子，)接着是用破破烂烂灰布青布帐篷一类套上去，照此一来，太阳可以不会再晒到鼓起嘴巴吹唢呐的老老秃顶了，一些木头傀儡也就很安静于一方阴影下老老实实休息着了。布篷套上后，已不再像灯笼架子，到后又得那类庙中用的幔子把打锣鼓一班人分隔到内房去，于是远远的看来，俨然也成了个戏台模样。

把闹台过后，不久就是为某乡约，某保证，或是某老太太打加官的一套把戏。这真讨厌!在大戏台上，见到一个戴了面具，穿了红衣，随到“铛铛庆铛铛”的一起一落的步法走着，好久好久又才拿起那“加官赐福”或“一品当朝”的红布片子洒开一抖，已够腻人了，如今却由一个木头人再套上一个面具，也亏下面那个舞的人好意思!另一个人口中喊着为某老太太的加官呀，我们回过头去，只要选那人众中脸儿像猫的，必定就是她。她是快活极了，却不知我们都为她羞。不过，这加官打到自己家中的外祖母头上时，那便又当别论了，因为是这么一来，过午的钱，将因外祖母的高兴，把我们吃早饭时所预约下来的用费增加了。

有一类声音，是未经锣鼓敲打以前，就能听到的，就像：孥孥，你妈又怎不来!婆婆，又怎不把你的外孙也带来!代狗，这里要买盐葵花子!嫂嫂，这里有张空凳!……

又有一类声音，是锣鼓敲打以后，平息下来，歇了中台，始能听到的，就像：老肥，米豆腐三碗，热的，多辣子!面客，饺子多作醋!卖糕的，我不要这样的!……

到歇晚台时，一切声音就都为拖曳板凳的吱吱格格声音吞噬了。也有不少小孩子尖锐的呼声，突出此一片嘈杂的音海，但终于抑下了，深深的陷到这类烂泥样的吵嚷中了，全场板凳移动声像一批顶小的顶坏的边响炮仗往你耳边炸。

到末了，剩下三五个顽皮的不知足的小孩子，用一种研究态度，把手指头塞到嘴里去，权当丁丁糖吮着，很殷勤的看到戏子们把一个木傀儡安置到大箱中去，又看到戏台的皮剥去后，依然恢复那灯笼架子的神气，又看到小叫化子，徘徊于灰色葵花子壳中寻找他不意中的幸运，好像一枚当十铜元，一条手巾，一个仅只咬去一半的甜梨。

唱戏人，在布围子里地下走动，把木傀儡从暗中伸举起来，至齐傀儡膝部自己手掌为度，若在台边看戏，利益就太多了。在台边，则一面可以看戏，一面还可见到那个唱戏的人，手中耍着木头人，口上哼哼唧唧，且极其可笑的做出俨乎其然的神气，走着戏上人物的步法。一个场面上是旦脚，如像夺阿斗的糜夫人，则耍木头人的那一位，脚步也扭扭捏捏，走动时也正同一个小脚女人样，真可笑极了。揷开布篷，便可以见到那打锣的，在空闲时把塞到耳朵边正燃着纸煤子吸烟，吹唢呐的，嘴巴胀鼓鼓的，同含了什么两枚核桃之类，又正如杀猪志成吹猪脚那一种派头。台边前，不怕太阳晒，也是一个舒服处。还有一件顶讨便宜的事，就是随意去扳动那些脑后一颗钉挂在绳子上休息的傀儡时，戏子见到也从不呵叱！因为这中还有一个规矩，这规矩是戏在哪一街演唱时，则那一街的孩子，在大人们许可的法律中，成了戏台周围唯一的霸有者了。在霸有者所享有的权利有如此其多，当然给了其小孩若干强烈的诱惑。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既无从去禁止另一街为这诱惑已弄得心痒痒的之强项君子，因此一来，保护主权与野心家的战争，便随时都可以发生了。

败了，大家无声无息的退下，把救兵搬来时，又用力夺回。或保留此仇，待他日报复。胜了，所谓野心家，怀了失败的羞耻，也不再看别人街上唱的戏，都督带领弟兄，垂头丧气回家去，这耻辱也保留下来，等另一机会去了。为竞争存活起见，这之间用得着临时联邦政策。毗邻一街，若无深仇，则可合力排除强权，成功后，把帝国主义者打倒后，则让出戏台前地位三分之一来作携手御外侮的报酬。也有本街孩子极少，犹能抵抗外来之人侵略主权的，此则全赖本街中之大孩子。此类大孩子，当年亦必曾作统领，有名于全城，一切孩子们所敬服，又能持中不偏，才足以济。大孩子初不必帮同作战，或用别的力来相助，所要的是公理的执行。遇他方的孩子，行使侵略，来占戏台，本街小孩子诉苦于大孩子时，大孩子即作主人，再找一二好事喜斗之徒，为执行评证，使两街孩子，到离戏场较远，不致扰乱唱戏的空地方去，排队成列，各择一人，出面来毆扑，不准哭，不准喊，不准用铁器伤人，不准从旁帮忙。跌下的，若有力再战，仍